黄酒罐（小小说）

□李佳君（达州市）

多年不见，在菜市场偶遇黄酒罐，我被吓了一跳：头发花白，胡须拉碴，双肩低垂，脚步缓慢，两支莴笋贴在大腿上耷拉着，十足一个老头。

这不是我记忆中的黄酒罐。

那时，他还年轻，没有胡须，脸上有肉，很白。第一次与他相见，是在我女友带领下去他家。他开了门，脸上挂着笑容。请进请进，里面坐里面坐，他一边说一边把我们让进屋去，十分热情。一个女人，扎着一把头发，正在窗子下面一张旧式写字台上切菜，转过脸，手没停，满脸笑容招呼我们，“随便坐，就在这里一块吃饭，很快就好。”他也附和着说：“就在这里吃，我们两兄弟喝二两。”

初次见面，他把我叫兄弟，十分和气。

这是一间职工宿舍，摆着两张上下单人铁床，上床堆满箱子物品，下床用于睡觉。一位小姑娘，正在做作业，看见我们来，放下手中的笔，睁着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十分可爱。

切菜的女人和我女友是老乡，几天前她们在市场上巧遇，她便约我们来她家。女人介绍她男的，说姓黄，让我们叫他黄哥。我们坐在床上，除了床，似乎没什么地方可坐。一会菜上来了，黄哥弯腰，从床下提出一瓶老白干，旋开，挪过桌上一只玻璃杯，灌满。我用吃饭的碗勉强倒了少许，引得黄哥不满：“酒能杀毒，怕啥？”

他话不多，吃两筷子菜，便举着杯喝酒。他兴致很高，很快一杯见底，见我喝得太慢，也不劝，又给自己满上。那天他喝了许多酒，脸很胀，有些红，到最后有些坐不稳，便倒到床上去了。

过几日，在一家小火锅店，我们回请他们。他话依然不多，依然是喝了许多酒，最后被女人扶回去了。

我们在一家企业上班，因为认识了，便常常遇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常常脸部因酒肿胀着，醉眼朦胧的样子。因为如此，我和女友便私下称呼他“黄酒罐”。

虽然认识了，也虽然黄酒罐的女人和我女友是同乡，但毕竟相互做自己的事，我们交往并不密切。大约认识了两个月的样子，一天夜里，女人提着包，牵着小姑娘，来敲我们家门。女人脸上有泪痕，十分尴尬，我和女友也颇感意外，把她让进屋。

她给我们讲她的故事。

半年前，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黄酒罐，来到这里。黄酒罐离过婚，前妻在外打工，后来带着孩子出去，就再没回来，黄酒罐去找过几次，但终没找到。她几年前在外打工时，嫁给了一位当地人，条件本来不错，因生下一女儿被冷落，公公和婆婆又特别凶，男人懦弱，她就跑回四川了。认识黄酒罐后，她就带着孩子住在这里，每日里给在上三班倒的黄酒罐做饭洗衣服。

“有什么办法呢？我娘家兄弟不和，靠不上，孩子要读书，要找一个读书的地方。他人倒是不坏，就是喜欢喝酒，清早都喝，没有一个清醒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心想，都认识了这么久了，大半年了，我就催他去办手续。我承认我催得有点紧，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把我赶出来了。”

女人说完又抹了一阵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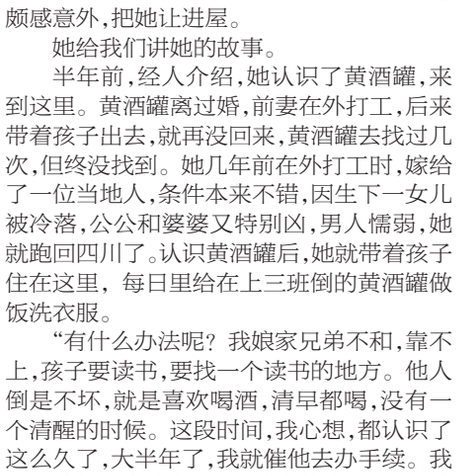
女人在我家住了几天，这几天中，我女友也去找过黄酒罐，她本人也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似乎都碰了壁。女人在我家住着也无聊烦闷，最后领着孩子走了。

这一走，她和黄酒罐似乎与我们没有了一点关系，我的孩子已近十岁，十年间，我们从未遇上过她，或者黄酒罐。有时感觉世界挺大的，明明黄酒罐和我们住在同一个角落，我们却没能碰上。

黄酒罐，不，黄哥，曾经记忆中的那个人，与我在菜市场遇见的判若两人。但我一眼就认出是他，因为他喝了酒的眼神，耷拉的眼皮，紧闭的双唇，还是那个样子。他没有认出我，还是他根本认不得我，提着两支莴笋，跟着买菜的人流，直直地从我面前走过去。

我的眼前有些模糊，耳边十分安静，我分明又看到了那位给黄酒罐做饭的女人灿烂的笑容，看到她挂着泪痕牵着小女孩的样子。

我突然想跑上去拉住黄酒罐问问他的生活，但我迈不动双腿。



成都锦里 （何其伦 摄）

西窗
不囿于地域 不推敲关系 不遗漏佳作
达州日报生活周刊

初夏夜：蜿蜒的乐章

□符纯云（达县）

夜 雨

夜雨淅沥，有一两滴竟然跃上倾听的眉间。

婉约的山峰，升腾起一种何等婀娜的轻雾？

滑翔于夜光洁的肌肤，夜雨的灯盏切割浓郁的沉闷，照亮花朵的娇羞。

一些残缺的花瓣被缝补，

一些腐变的灵魂被改变。

事实上，夜雨都在争先恐后。在黑夜，它不可能带来温暖，但冰凉的灯盏、冷冷的火焰不会熄灭。

它将窗前醒着的心事逐一引燃！

夜 风

夜风悄然来访，纤纤素手轻叩紧闭的窗扉。

夜的尾音，屋檐滴水般叮叮咚咚滑向空际。

冥冥间闯来的夜风，宽广的袍子弥漫古典的韵：古筝轻弹，笙歌漫舞……

谁的心跳在其中，上升抑或回旋？

月光穿过稀疏的云层，将大地铺展：

一匹走失的黑马，在旷夜奔跑。它的矫健挣不脱夜风的掌控，自由的种子风驰电掣地生根发芽。

一枚孤寂的落叶，在观望的高枝坠落，又被夜风托起。

一条喧嚣的河流，抛却尘埃与浮华，敞开纯净的歌喉放声吟唱。

那么多即将平息的心跳，复又绽开生机。

夜风：浪漫的巡游者。衣袂飘飘，长发流韵。

穿越过月色淡蓝的涛声，悄悄隐入远方。

一首意境悠远的唐诗，配上淡然的梦境，被夜风匆匆发表。

站着入眠的人

当你依着暮色站着入眠，梦中的春雨，是不是也会一一站立起来？

这一湾喊渴的田野，多像你那营养不良的四个孩子：苍黄的肤色，低哑的喊声，晦暗的眼神……

此时，你可以靠着一把细小的锄头，抽空打一个盹。月光照着你微微颤动的身影，照着溪水不忍心放大的潺潺流淌。

被芒刺抓伤的手腕、脸膛，几滴血液淌入从山里艰辛引来的溪水。还在喊渴的孩子，就在一抬头间，终于看见你站着入眠的影子，顿时噤声无言。

一个站着入眠的人，犹如一道孱弱的灯盏，让黑暗的春夜闪着亮光。

又闻布谷

又一次听见布谷的叫声，在窗外传来。

这闪烁于农忙时节的火种，还是那么明亮，充满温情与热爱，狂暴的风雨、惊天的春雷也无法淋熄它们旺盛的火苗。

朝着季节的纵深，一路飞奔，布谷的每一声呼唤都在落地生根。比青草更快的速度，比火把更烈的情怀，引发万物轰烈的生长。

看起来，布谷只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季节只是它们经历的驿站。但在应和着万物生长的时节，适时抛下质朴的歌唱，布谷匆忙的身影便真正融入大地跳动的脉搏。

当我在市侩喧嚣中陷入沉默，是布谷的叫声，先于季节将我的激情拨动。

一句知了

说不清附着于大叶榕哪一根枝干，还是草丛中哪一株草尖。

它怯生生的，仿佛一个乡下孩子面对城市的第一次发声。

除了我，没有人为它停下来。

更没有人像我，揣摩它收紧手脚的样子，躲藏于城市某个卑微的角落。

被乡村无限延长的悠扬歌声，却在这一刻仓促收尾。

犹如受到惊吓的孩子，紧闭双唇的同时，又大睁着明亮而惊惶的眼睛。

戛然而止的一句知了——

为天空平添空旷和辽远，将夜晚分出高度和层次。

河滩品茶

此时，你坐在我的对面，搅动一个初夏的时光。

阳光懒洋洋地耷拉在枝头。一些散落的光斑，与闲逛的河风碰出动静。

一瞬间的恍惚，在若有若无间，确已事隔多年。

涛声触手可及，抵不过杯中凝聚的风云变幻。

残存的火焰，逆转的青春；闪躲而甜蜜的眼神，膨胀而空泛的跫音……

时光多么冷血呵！

斑驳的情绪、残缺的记忆。泡胀的旧年聚于杯口，又悄无声息地坠落。

有些泪痕或声音，总能在某个时刻，找回自己的光线与温暖。

正如这个下午，你坐在我的对面。倾听涛声反复响起：一条河流在身边流过，另一条河流暗暗潜入内心。

就那么一小会儿，只剩下肥大的往事堆积；

看似浩阔、繁盛，却累赘、虚假得来路不明。

没有你的夏天

亲爱的，夏天来了。

你一狠心丢弃的小城，依旧车水马龙、烟波浩淼。

相思的箭矢不断射中那人。无论静默或奔走，从不敞开深刻的伤口。

热气伸展，沉闷蔓延。

一滴雨水打中的额头，溅开旧年的欢悦和缱绻。

亲爱的，夏天来了。

你一狠心丢弃的小城，依旧花开花谢、光阴轮回。

热风托举的大叶榕，依然将绿意生长得蓬勃。正如一夜暴雨，即可漫过单薄的河堤，给生活渗入必不可少的混沌。

在夏天，一个人低头行走。

身边，俗世沉浮，浩繁如画。

短 章

□亚男（成都市）

玫 瑰

这是一个人的期待，站在枝头，眺望一个人。背影越来越远了。

可是那束玫瑰还在我手里。眼前那一片楼宇顷刻间越长越高，很多东西我都看不到了。玫瑰在阳台上，孤独地开放。

其实，玫瑰与乡村是没有瓜葛的。但在玫瑰到了我手里之后，那种淡淡的香，或者萦绕心间的甜蜜，就没有熄灭过。

从城市里打工回来，乡村就变了。水温柔了，天淡了。时常停留在鸟儿的婉转里，一些月光铺在山路上，我怎么也追不上，一滴水的蒸发。

玫瑰悄悄的开放。玫瑰鲜艳在我心里，一天，一天，也没有泄露机密。

当我手持玫瑰走在朝霞里，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

玫瑰孤独地生长在乡村，从此没有人再过问。

一截木头

砍伐，搬运。

长途跋涉。一粒种子足够一个春天燃烧。可是这截木头没有燃烧的勇气。静静的，躺在岁月的深沟。菌子，摘了一茬又一茬。

木头没有腐烂。这是我的信念。

我相信一截木头的未来：伫立，挺拔。

坚实的大地，沉默的大地；一早刺穿阳光和我母亲的眼神。她说，已经预备好了，她就在这截木头里守候一生的苍老。一个秋天说来就来了。母亲一言不发地走向原野，陪着木头远去。

从我心尖掉下来的土，掩埋了一些种子的发芽。我梦见一个嫩绿的春天，铺下温柔和恬静。可是风总是肆无忌惮，把我的思绪吹乱。

那截木头搬运了云朵，雨水和春天，再一次漂浮。我看见，一截木头，多么期待重新回到大地。我想着枝叶繁茂的夏天，一些眼神多么火辣，炙热。

（柏在田 摄）

感 怀

□杜泽九（达州市）

一

音乐诗会元九开，男女老少踊登台，
一曲唱响竹枝醉，四章吟动古今怀。
歌舞相伴激情涌，掌声雷鸣赞赏来，
诗歌城里夜不寐，春闹枝头绽异彩。

二

诗协承办音诗会，登高节庆第一回，
协会成员精策划，各路人马齐荟萃。
企业热心扬文化，艺院倾力作大美，
众手浇灌花儿红，社团出征亦扬威。

三

又是元九登高节，演艺中心起音乐，
担忧曲高有寡和，欣喜千座无一缺。
吟诵篇中听佳句，弹奏曲里见人杰，
公仆百姓共振奋，发展路上奏跨越。

出 警

□向荣（宣汉县）

一

晨起五更天，日暮人未还。
谁道刑警苦，脚踏三伏天。
绿荫遍山重，盗贼扰民怨。
农庄夜无眠，酣战斗室间。

二

一夜汽笛欢，黎明秋光染。
蜿蜒崎岖路，车盘万重山。
朝霞映层林，红叶铺满天。
叩问失主门，翁道客来远。

老家二题

□韩加贵（宣汉县）

空心村

空心村
是刚从我老家长出来的一个新名词

鸟儿丰满了翅膀
都飞向了远方

牛脖上的铃铛被它自己嚼没了
羊们追逐的欢乐也跑到山那边去了

层层梯田
像重叠起来的一只只空碗

放电影的那个院子没有声音
只有一把把铁锁在看门

树木还站在那里　而且在长大
小溪还跑着　照常在歌唱

看见一缕炊烟在热情招手
我跑过去紧紧地拥抱

一老一少守着空巢

早饭后　屋里很静
晚上　一束桔黄色的灯光在咳嗽

偌大的三合院
一老一少的体温没法暖热

天晴　与三分菜地对话
雨夜　紧抱着小孙儿的梦

实在不好受了
用手机喊几声儿子　或者妈妈

门前那棵甜橙树不会老
屋后那片斑竹林还年轻

一直守到腊月
房子里的笑声才装满

王婶择婿（小小说）

□伍成勇（达州市）

“想起61、62年的生活，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你说这句话你听说过？还有一段故事？不，不，那肯定不是正版。

我认真捋理了一下，现正式向外发布。

邻村王婶，膝下一女，取名灵芝。灵芝犹如屋前的小河，清澈娴静，温婉动人。每年夏天，总有那么一些年轻后生穿着裤衩在河里搓澡或捞鱼，其实就想看一眼王婶那女儿灵芝。边戏耍还来上两句：“妹妹门前一条清清的河，河里的鱼儿在亲哥哥，哥哥那个心里痒又痒，妹妹呀来这里戏清波……”王婶不吃这一套，听到这话，就恼怒地持一根凉衣竹竿，赶着院里的一群鸭子，指桑骂槐：“把你两个蛋蛋挤掉，看你还嘎嘎嘎？”后生听了，脸由白变红，再由红变白，那声音就如秋天的蝉，渐渐稀疏且衰了。

媒婆差不多踏坏了他家门槛，但带来的后生就像屋前那河面上的点点浮萍，只在王婶眼前打了一个漾儿，缓缓流走，见不着一点踪影。媒婆无奈，恳请王婶明示，只见王婶相继伸出三根指头：“一气力，二活泛，三吃饭快！”媒婆听得，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一日，当媒婆踱进姜冲家，老姜正持一根长长的粪档档在猪圈坑里捣粪。媒婆冲口就喊：“烧火佬呀，快跟儿媳妇烧火去！”老姜说：“妹子说啥哟，媳妇儿都没得，往哪烧呢？”说完直想打自己的嘴巴。媒婆笑了：“我看呀，邻村儿正有一个呢！”老姜忙凑上前去：“妹子，你不引路，我娃上哪找去？”

媒人不语。老姜灵光一闪，对还在坡上的女人喊：“孩子他娘，快回家弄饭，妹子来了！”

姜冲娘乐颠颠地从地里跑回来，生火忙活着，再从床头的陶罐里摸出几个大鸡蛋，一顿饭做成。餐桌上，媒婆见面前的饭碗被鸡蛋覆盖，暖暖地端起酒碗，像一调研干部，满脸关切：“娃壮吗？”见姜冲胸前的两块胸大肌，就一废话。“吃饭快吗？”姜冲一愣，随即一口饭喷了出去。当媒人正色说替灵芝娘打听的，姜冲像是见着了丈母娘，一下就严肃了起来。“唔，要好快？”媒婆摇头不知。

媒婆走后，姜冲寻思，迎娶新娘，敲那鼓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既明且快，听了就直想搂着人跳舞！姜冲掰着指头，十二下，对，一碗饭就十二下。最好是节奏终止，饭就刚好完。节奏尽饭未完或饭已尽节奏未完，都不完美。吃饭伴节奏，美呀，姜冲沾沾自喜。

是日，天气清朗，和风徐徐，林鸟欢快。二人穿过林子，翻过山坡，走向田埂，向灵芝家走来。

当姜冲踏上了灵芝家的晒坝，王婶见他身高体健，方脸阔肩，心情犹如花蕾，蓄而不放，平静地指指晒坝上的那一担化肥：“姜冲侄啊，帮我担上来，好不？”姜冲抬头，见灵芝抿嘴含笑，这不是现代版的比武招亲么。定睛一数梯子，十一步，好，最后一步就踏在灵芝她娘前！我现在就将敲鼓，吃饭，劳动，来它个乱劈柴！“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王婶还没看清楚，姜冲似应节而舞，稳健而不失优美地蹭了上来，轻轻地把担子放在王婶面前，脸不红，气不喘。王婶笑笑，心情只半开还闭，叫灵芝给媒婆和姜冲各上一碗荷包蛋来。姜冲一看，六个，心里乐了。六个，十二下，一个两下，太容易了！他在汤面上吹了一下，用嘴唇试探了温度，正好，然后和着汤，随着节奏——“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消灭了五个，第六个，姜冲顿了顿，对，一鼓作气，“嚓——”这一口咬下去，姜冲歪了眼，裂了嘴，眼泪一下流出来了。王婶一直在瞅，心情如乐曲一般昂扬向上，不料快接近高潮时，断了琴弦：“咋了，姜冲？”姜冲顿了顿，眼圈发红，哽咽道：“吃着这六个鸡蛋，想起61、62年的生活，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王婶笑得灿烂，觑见剩流在碗里的蛋黄汁儿，心疼地拍了拍姜冲的肩背：“好小子，懂生活呀……”

那天，王婶盛情挽留。那年，姜冲娶了灵芝。